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Title	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的回鹘文记账文书二件
Author(s)	伊斯拉非尔, 迪拉娜; 玉苏甫, 伊斯拉非尔
Citation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2014, 29, p. 137-156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69763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的回鹘文记账文书二件

迪拉娜·伊斯拉非尔
伊斯拉非尔·玉苏甫

托库孜萨来遗址位于巴楚县51团托库孜萨来村西约250米处托库孜萨来山东南端，其西依山而建，东北及南部分在山破上，地势西高东低；20世纪50年代时此城保存尚完整，呈长方形，有三重城墙，现几乎被破坏殆尽。该遗址包括古城、烽燧、佛教寺院和墓地等。从汉到唐，现巴楚地区先后被称为“尉头”、“蔚头”、“鬱头”、“据史德”、“握瑟德”（“握”为“据”的误写，“瑟”为“史”的同音异译）、“据瑟德”等[1]。在唐代，这里是唐朝所设安西都护府所隶羁縻州名单中的“蔚头州”（或“鬱头州”[2]），即据史德城的鬱头州，其归属于龟兹都督府。

操突厥语的回鹘人于公元744年灭东突厥，获得蒙古草原的统治权，建立了漠北回鹘汗国。840年后回鹘汗国灭亡，庞特勤率回鹘十五部进入七河地区，降服葛逻禄，建立新的政权，史称喀喇汗王朝[3]。后来，此王朝成为突厥部落在西域

---

(1) 荣新江:《所謂“Tumshuqese”文書中的“gyāźdi-”》,《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VII，神戸市外国語大学，1992年，p. 6。

(2)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pp. 266-269。

(3) 余太山 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 271。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诸说不一，主要的一说为“893 年以后，一部分原来游牧于西部天山地区的葛逻禄部族南迁，进入疏勒地区，联合同属突厥系的样磨部，建立起喀喇汗王朝”。“802年，疏勒受到回鹘的进攻，随后受制于回鹘汗国，与此同时，吐蕃统治下的于阗也处在回鹘进攻的威胁之下”，“9 世纪中叶，在喀喇汗王朝与于阗佛国之间，生活着大概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的回鹘、葛逻禄及诸蕃部族”（以上均见荣新江、朱丽双:《11世纪初于阗佛教王国灭亡新探——兼谈喀喇汗王朝的成立与发展》，载《西域文史》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pp. 193-194）。上述情况说明，回鹘人与漠北回鹘西迁以后出现的喀喇汗王朝应有着千丝万楼的关系。建立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属回鹘“外九部”的葛逻禄和样磨等突厥部族是形成维吾尔族的主体。

建立的第一个穆斯林王朝。此时，巴楚一带早已归属喀喇汗王朝。新疆巴楚县名来自“巴尔楚克”，即“巴尔楚克”的简称[4]。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巴尔楚克”位置标在今巴楚县城东北约 60 公里处的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一带[5]。

十一世纪著名维吾尔族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将“巴尔楚克”指为“阿夫拉西亚普所建的城市”[6]；另外，他解释部落名称“恰鲁克”时写道：“突厥部落之一，他们居住在巴尔楚克城附近。这是阿夫拉西亚普的城市”[7]。阿夫拉西亚普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辞典》中引用的突厥语族人民民歌中出现的英雄可汗，其突厥语原名为 Alp Är Tonga（即“英雄通阿”之意），阿夫拉西亚普为其波斯语称呼[8]。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巴尔楚克”的说明，至少也反映他生活的时代之前“巴尔楚克”已突厥语化或回鹘语化的情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西域探险高潮中，西方探险家从巴楚盆地东北的古城和寺院获得了一批文物，在法、德、英三国的收集品中，有来自这一地点的为数不多的一些东伊朗语文书，经过中古伊朗语专家柯诺夫（S. Konow）、贝利（H. W. Bailey）、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施杰我（P. O. Skjærvø）等先生的努力，迄今总共公布了十五件文书，其中三件是宗教文献，其余都是世俗文书。这些文书的语言是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分支，操这支语言的人大多是塞种人，所以又常称之为塞语。从语言归属来看，操这语言的人应当是西域的一种塞种，与其周边的于阗、小石城、疏勒同种（他们与粟特人有过密切的交流）。这些东伊朗语文书中，尚未发现指称自己语言的名词。柯诺夫最早称之为“一种新的塞语方言”（Konow 1935），继而认为是一种“古老的于阗语方言”（Konow 1941, 1947）。但文书的出土地在巴楚的图木舒克，而不是和田，所以，贝利否定了他的命名，而用“Tumshuq”一词（Bailey 1950）。后来，恩默瑞克即据此给了这种语言一个英文名称，叫作“Tumshuqese”（图

(4) DLT I, p. 492.

(5)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集（宋 辽 金），中华地图学社出版，1974 年，图 38-39《西州回鹘 于阗 黑汗》。

(6) DLT I, p. 492.

(7) DLT I, p. 492.

(8) DLT III, p. 358.

木舒克语)。这一定名已为国际伊朗语学界广泛接受[9]。近年来，林梅村教授提出一种新说，认为这种语言应当叫做“疏勒语”（Sudanī）[10]。不久，荣新江、段晴二位先生提出图木舒克出土文书所用的伊朗语,不应定名为“图木舒克语”，更不能叫作“疏勒语”，而应当称之为“据史德语”（Gyāźdese）[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 1959 年在巴楚一带发掘和采集了四千多件南北朝至宋（5 世纪至 12 世纪）时期的陶器、“五铢”钱、钱范、丝棉毛织物以及汉文、佉卢文、婆罗谜文、回鹘文、阿拉伯文文书残片、碎片 200 多片等[12]。

本文涉及的（A)、(B）两种记账文书（或账本）残页均发现于托库孜萨来遗址。其所用文字为保存粟特文一些特征的（譬如，字母 d、m、z 等与粟特文的完全相同）回鹘文，书写为从右至左、从上到下横写，字形与 20 世纪初发现于莎车的喀喇汗时期回鹘文文书几乎完全一样，说二者字形有区别，只有在字母 l 尾部笔画的表现形式上有些小区别（TYD, Plate I-VI)。因为该文书的语言包括一定数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主要是人名)，故原文解读难度较大。文书（A）1979 年采集于托库孜萨来遗址，残长 70.8 厘米，宽 13.4-13.8 厘米,保存有 41 行字,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号为 79B.T 采 14。〔**Plate I**〕　文书（B）被征集于图木舒克市 51 团，现藏于图木舒克市历史文物陈列馆，残长 13.5 厘米，宽 8.5 厘米，存有 9 行字[13]。〔**Plate II**〕文书（A)、(B）中，在每一段下方划有一道横线，相当于结平符号，用 σ 表达。每个句子主要以收小麦的人名开头，然后记录给了多少小麦。字形上，词首的 a 与 ä 有时不区分；后元音 o、u 与前元音 ö、ü 不加区分。词尾的 w

(9) 荣新江、段青:《据史德语考》，收入《中亚学刊》第 5 辑，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0) 林梅村:《疏勒语考》，收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 年第 4 期。

(11) 荣新江、段青:《据史德语考》，收入《中亚学刊》第 5 辑，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2)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p. 172。

(13) 谢家贵、杨志杰:《丝路中道名城据史德——图木舒克历史文物概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年，p. 147。文书 B 的图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摄影师祁小山提供，特此表示谢意。

表示 y；s 和 š 加以区分，s 字下方有三点（标音用 ṣ 表示，如同阿拉伯文），而 š 上方加有三点（标音用 ṡ）。有时字母 q，在其上方加一点（标音用 q̇）来区别与字母 ğ; 在字母 q 上方加接近于阿拉伯字母“ح”的符号表示阿拉伯字母 ح（ĥ）；在字母 q 上方加阿拉伯字母 ه 表示阿拉伯字母 ه (h)；字母 q 下方加有接近于阿拉伯字母“ح”的符号表示阿拉伯字母 ح（ḥ）；有时 r 字母上方加有两点（标音用 ṙ 表示）；在字母 z 下方加有二点（标音用 ẓ 表示）。以上所提的一些字母上、下方附加符号的方式无一贯性；有时字母 l 的尾部笔画没有连写而以不带钩的一短横道来代替，且多处被遗漏（尾部被遗漏时标音以 ł 来表示）。文书（A）中还出现有“ / 、O、o”三种特殊符号，表示当时的计量单位和数字。如: “ / ”表示“一驮子”（bir yük）；“O”表示“十驮子”（on yük）；“o”则表示“一凯弗奇”（bir käpči）。文书（A）与（B）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文书（B）没有采用这些特殊符号。

此文为对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回鹘文文书的首次研究成果。因文书语言包括一定数量的非突厥/回鹘语词（主要是人名），故原文解读难度较大。因此，文书中出现的个别名词，难以确定其来源。喀喇汗朝文献的发现及其研究（主要是 20 世纪初莎车发现的突厥语 / 回鹘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书的研究）说明，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王朝的书面语有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三种。突厥语，除用回鹘文拼写外，还用阿拉伯文拼写；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用阿拉伯文拼写。喀喇汗朝的民族包括除主体的回鹘、葛逻禄和样磨等外，还有粟特、坎切克和迁入突厥人地区较晚的吐蕃、党项人（DLT I, p. 32）。另外，又可能有犹太人（?）（TYD, p. 269, 见第 29 行 Yahudi(?) Yalu）、塔吉克人（TYD, p. 269, 见第 32 行 ‘Äli Täžik）和印度人（见文书（A）第 26 行 Bäšir Hinḍi）等其他民族。在文书（A）、（B）中出现的有阿拉伯语、波斯语姓名的人，他们不一定为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很有可能，他们是操突厥语 / 回鹘语的穆斯林。在文书（A）、（B）中出现而难以确定其来源的个别名词不是突厥语或回鹘语，又不相阿拉伯语、波斯语、粟特语，它们可能来自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所说的 كنجاك（känčäk 坎切克）语，或喀喇汗朝的其他民族语[14]。

---

(14) DLT I，p. 32。

文书（A）

一、原文标音、转写及词义

a)

01 tnkry qwtlwq [ ]

t(ä)ngri qutluğ [ ]

登里 骨咄禄 [ ]

02 [ ]ył’n yyl q̇y k’*t*[ ]

[y]ılan yıl-qı kät[ ]

蛇 年的 支出[ ]

03 ’w’ṙ l’q s’n ’ycṙ ’ [ ]

äwarlağ san ičr-ä [ ]

账本的 数量 中[ ]

——————————————— σ

b)

04 ”y ’’w’l q̇’ṙ’ P/[ ]

ay äw(w)äl Qara P[qa on]

月 初 （人名）向 十

05 ’yky ywk ”lty k[ ]

iki yük altı k[äpči buğday]

二 驮子 六 凯弗奇 小麦

06 p’ṙylty O//ooo[ ]

bärilti O//ooo[ooo]

被给了

——————————————— σ

c)

07 ġ’ŕ’ t’n’r q’ yyty ywk ş’kyz

Q(a)ra Tanar-qa yeti yük säkiz

（人　名）向 七 驮子 八

08 k’pcy pw/d’/ ///// ty

käpči buğda*y bäril*ti

凯弗奇 小麦 被给了

09 ///////oo [　　]

<u>//////oo</u> <u>[oooooo]</u>

——————————————— σ

d)

10 ”ly ’m’dwk k’ ’wn

Ali Äm(m)ädük-kä on

(人　　名)　向 十

11 ’yky ywk ”łty k’pcy

iki yük　altı käpči

二 驮子 六 凯弗奇

12 pwqd’y p’ryłty

buğday bärilti

小麦　被给了

13 <u>O//oooooo</u>

<u>O//oooooo</u>

——————————————— σ

e)

14 ’wşwŕġ’ p’qty’r q’ ”lty

Ušurqa　　Bäĥt(i)yar-qa altı

（人名）向（人 名）向 六

15 ywk pwqd’y p’rylty
yük buğday bärilti
驮子 小麦 被给了
16 //////
//////
——————————————— σ
f)
17 k’lpyn lyk ṡ’dy q’ ’wn
kälpin-lig Šadi-qa on
柯坪的 （人名）向 十
18 ’yky ywk ”łty k’pcy
iki yük altı käpči
二 驮子 六 凯弗奇
19 pwqd’y p’rylty O//oooooo
buğday bärilti O//oooooo
小麦 被给了
——————————————— σ
g)
20 pwq̂wṙdn ṡ’dy ’wqly q̂’py[ ]m’n
Buĥurd(a)n Šadi oğlı Ĥäbi[r]man(?)-
（人 名）之子 （人 名）
21 q’ ’yky ywk twṙt k’pcy
qa iki yük tört käpči
向 二 驮子 四 凯弗奇
22 pwqd’y p’ṙylty //oooo
buğday bärilti //oooo
小麦 被给了
——————————————— σ

h)

23 ’lp q̇’ṙ’ q̇’ ’wn ywk ’yky
Alp Qara-qa on yük iki
（人名）向 十 驮子 二

24 k’pcy pwqd’y p’ṙylty Ooo
käpči buğday bärilti Ooo
凯弗奇 小麦 被给了

——————————————— σ

i)

25 q̇’y’ twpynt’ ky y’py p’q̂cy
qaya tüpintä-ki Yapı Bäĥči
在崖 脚 的 （人 名）

26 p’ṡyṙ qynty q’ twṙt ywk
Bäšir Hinḍi-qa tört yük
（人 名）向 四 驮子

27 ṣ’kyz k’pcy pwqd’y
säkiz käpči buğday
八 凯弗奇 小麦

28 p’ryłty ////oooooooo
bärilti ////oooooooo
被给了

——————————————— σ

j)

29 c’c’k cy ẓwṙ-py q̇’
čäčäk-či Zor-bi-qa
花儿匠（人名）向

30 yyty ywk s’kyz k’pcy
yeti yük säkiz käpči
七 驮子 八 凯弗奇

31 pwqd’y p’ryłty ///////
buğday bärilti ///////
小麦　被给了
32 oooooooo
oooooooo
——————————————— σ

k)
33 q̇’ṙ’ ṙwẓpy q̇’ ’wn ywk
Qara Ruzbi-qa on yük
（人 名）向 十 驮子
34 pwqd’y p’ṙylty O
buğday bärilti O
小麦　被给了
——————————————— σ

l)
35 m’dṙ’ṣ’ d’ ky p’qtyy’ṙ-
mädräsä-däki Bäĥtiyar-
在经文学校的（人 名）
36 q’ ’wn twrt ywk p’s k’pcy
qa on tört yük　bäš käpči
向 十 四 驮子 五 凯弗奇
37 pwqd’y p’ryłty O////ooooo
buğday bärilti O////ooooo
小麦　被给了
——————————————— σ

m)
38 ’wẓwn p’ṙwẓ q̇’ ’wn <p’sywk>
Uzun Päruz-qa on < bäš ywk>
（人 名） 向 十 <十五>

39 p’s ywk pwqd’y p’ŕyłty
bäš yük buğday bärilti
五 驮子 小麦 被给了
40 O/////
O/////
——————————————— σ
n)
41 twrcyq’ p[ ]
torčıqa P[ ]
（人名）向 [ ]

二、注释:

01. t(ä)ngri qutluğ : 是回鹘语，t(ä)ngri 为“上天，神”、qutluğ 为“幸福的、幸运的，吉祥”之意。t(ä)ngri qutluğ 一般是在回鹘文献中表示可汗尊称的用词。译文中采用汉文历史文献中的音译“登里·骨咄禄”。虽然文书残缺不全，但是第一行出现的 t(ä)ngri qutluğ 一词及文书内容我们可以假设这就是文书的开头部分。

02. kät[ ] : 虽然该词残缺不全，但是动词词干 kät-（~ket-）幸而保存下来，其本意为“离开，去，走”（DLT II, p. 306），此处似表示“支出”之意。

03. äwarlağ san : ävar 来自波斯文 اوار（awār），是“账本”之意（BHC, p. 184），-lağ 由名词构成形容词的词缀；san 为回鹘语，是“数；数量”之意，在原文中，第一个字母 s 下方的三个点被遗漏。

04. ay äw(w)äl : äwäl 来自阿拉伯语 اوّل（äwwäl），是“第一，起初”之意（AHC, p. 56）。ay äw(w)äl 可能指月初或第一日。

04. Qara B[ ] : 为人名，Qara 是“黑”之意。译文音译为喀喇 B[ ]。

05. yük：是“货物，驮子”之意。这个词也有重量之类含义（DLT III, p. 3），此处就表示重量单位。据了解，巴楚、柯坪一带农民一般一驮子算 10 秤子。秤子为重量单位，维吾尔语叫作 چارەك（原意为“四分之一”），一秤子在新疆有的地方为 10 公斤，有的地方为 15 公斤，有的地方为 11 公斤，有的地方为 8 公斤（UTIL II, p. 414）。据说，在巴楚一带一秤子为 10 公斤、在柯坪一带为 12 公斤。

05. käpči (~kävči)：音译为凯弗奇，从喀什噶尔到回鹘地区一带用来量粮食的一种量具。一凯弗奇等于十个里梯尔（一个里梯尔相当于 306 克），即 3060 克（DLT I, p. 441）。

07. Q(a)ra Tanar：人名。Tanar 由动词 tan-（“否定”、“食言”之意）缀接体词的词尾-ar 组成。音译为喀喇・塔纳尔。

10. Ali Äm(m)ädük：人名，ali 来自阿拉伯文 على（‘alī），是“崇高的、高贵的”之意（AHC, p. 875）；Äm(m)ädük：由动词 äm-（“吮奶、吸奶”之意，DLT I, p. 183）+ mä（为动词否定式词缀）+dük（为体词词尾）构成，是“没吮奶的、没吃奶的”，似为 Ali 的外号。译文中音译为阿里・安麻都克。人名 Ali < على（alī）的读音应该是 Äli。

14. Ušur：人名。在文书（A）（B）中出现的人名绝大多数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因此，uṡur 很可能写成 uṣur（即 ṡ 误写成 ṣ）。阿拉伯语 عشور（‘ushūr）是“十分之一”的意思（AHC, p. 845）。除此之外，又指穆斯林农产品“什一”税。穆斯林把该词当作人名用。现在维吾族仍用这个名字。不过，词首有变音；如: Hushur（هۇشۇر）。-qa 为回鹘语名词与格词尾。译文中音译为吾守尔。另外，文书（B）第一行出现字母 s 代替字母 z 的现象（如：säkiṣon）。因此，uṣur 有可能来自 Oẓur。Oẓur 由回鹘语动词 oẓ-（1. 逃，自救；2. 超越）加体词词尾-ur 构成，是“自救者，超出者”之意。回鹘语文献里没有出现过 Oẓur 这一人名，因此，可能性不大。

14. Bäẖt(i)yar：来自波斯语بختيار（bakhtiyār）：是“幸福的、幸运的”之意（BHC, p. 251）。当今的维吾尔族中也有不少取此名者。译文中音译为巴赫提雅尔。

17. kälpinlig : kälpin 为地名。此地名说明，当今新疆柯坪县名称由来悠久；-lig 为由静词构成静词的词缀。是“柯坪人”之意。

17. Šadi : 来自波斯语شادی（shādī），是“高兴、愉快、欢乐；喜庆、吉庆”之意（BHC, p. 1431）；此名字在新疆维吾尔等民族中沿用至今。译文中音译为厦迪。

20. Buĥurd(a)n : 可能来自波斯语 بخوردان（bokhūrdān），是“香炉、熏炉”（BHC, p. 253），似为 Šadi 的外号。译文中音译为布胡尔丹。

20. Ĥäbi[r]man(?) : 可能来自波斯语 خبیر（khabīr，是“博识的，有经验的”之意）与波斯语构词后缀 مان（mān，表示“象…”）构成（BHC, p. 891, p. 2074）；译文中音译为赫蓓尔曼。这个人名亦可以转写为 Ĥäfirman：是波斯语 خفیر（khafīr，是“守卫者，保卫者”之意）+ مان（mān）。

25. Yapı Bäĥči : Yapı可能是突厥语，意为“鞍形枕头”（DLT III, p. 21），但又不能排除该词为外来语的可能性；Bäĥčı 可能由波斯语 بخ（bäh，意为“棋，象棋”）+ 回鹘语由名词构成名词的词缀-či 构成（?），是“棋手”之意。雅毗可能是一位棋手。译文中音译为雅毗・巴赫奇。

26. Bäšir Hinḍi : Bäšir 来自阿拉伯语 بشیر（bashīr），是“报捷者、报喜讯者”；hinḍi 来自阿拉伯语 هندی（AHC, p. 1410）或波斯语 هندی（hendī, BHC, p. 2566），是“印度人、印度的”之意，这里似为指拜希尔的外号或拜希尔有印度人血统。译文中音译为拜希尔・印迪。

29. Zorbi : 人名，来自波斯语 زوربه（zor-bih），有“吉利的日子、幸福时光；幸福的、快乐的”之意（Steingass 1892, p. 593）。译文中将 Zor-bi 音译为佐尔碧。

33. Ruzbi : 来自波斯语 روزبه（rūz-be），是“幸福的、安乐的”之意（BHC, p. 1194）；译文中音译为茹兹碧。

35. mädräsä : 来自阿拉伯语 مدرسه（madrese），是“学校”之意（AHC, p. 383），这里应指伊斯兰经文学校。

38. Uzun Päruz : Uzun 为回鹘语，是“长（chang）的”之意；Päruz 很可能来自波斯语 پیروز（pīrūz, BHC, p. 486），意为“胜利者”。维吾尔族一般有把高个儿人称为“uzuntura（UTIL V, p. 773）某某”或“某某 uzuntura”；在民间有将 uzuntura 简称 uzun 的习惯。譬如：把大个儿人称为“Uzun 某某”或“某某 Uzun”。我们认为 Uzun Päruz 是“大个儿 Päruz”的意思。此外，在此文书

里字母“ ’ ”和“y”写法上有较明显的区别。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将 p’ṙwẓ 转写成 Pärw(a)z。Pärw(a)z，为波斯语پرواز（pärvāz），意为“飞，飞行”（BHC, p. 433）。Uzun Päruz 在译文中译为乌尊・佩茹兹。

41. Torčı：是回鹘语“撒网者”（指渔夫）之意，此处当做人名。译文中音译为托尔奇。

三、译文:

登里・骨咄禄（tängri qutluğ）［　　］蛇（?）年的支出量在账本中（如下）:

［　］

月初，向喀喇 B［　］（Qara B…）给了十驮子六凯弗奇小麦。

向喀喇・塔纳尔（Qara Tanar）给了七驮子八凯弗奇小麦。

向阿里・安麻都克（Äli Äm(m)ädük）给了十二驮子六凯弗奇小麦。

向吾守尔（Ušur）、巴赫提雅尔给了六驮子小麦。

向柯坪人厦迪（kälpinlig Šadi）给了十二驮子六凯弗奇小麦。

向布胡尔丹・厦迪（Buĥurdan Šadi）之子赫蓓尔曼（Ĥäbirman）给了二驮子四凯弗奇小麦。

向阿尔普・喀喇（Alp Qara）给了十驮子四凯弗奇小麦。

向崖脚的雅毗・巴赫奇（Yapı Baĥčı）（和）拜希・印迪（Bäšir Hinḍi）给了四驮子八凯弗奇小麦。

向花匠佐尔碧（Čäčäk-či Zorbi）给了七驮子八凯弗奇小麦。

向喀喇・茹兹碧（Qara Ruzbi）给了十驮子小麦。

向经文学校的巴赫提雅尔（Bäĥtiyar）给了十四驮子五凯弗奇小麦。

向乌尊・佩茹兹（Uzun Päruz）给了十五驮子小麦。

向托尔奇（Torčı）［给了五驮子…凯弗奇小麦］。

文书（B）

一、原文标音、转写及词义：

a)

01 t’wt t’rm’n q̇’ ṣ’kyṣwn

Ḍaw(u)ḍ Ḍärmanqa säkiṣon

（人 名）向 八十

02 ywk pwqd’y p’rylty

yük buğday bärilti

驮子 小麦 被给了

——————————— σ

b)

03 [ ]ṣyn kwṙp’ t’k’ k’

[ ]sin Körpä Täkäkä

（人 名）向

04 q̇yrq̇ pyr ywk yyty k’pcy

qırq bir yük yeti käpči

四十 一 驮子 七 凯弗奇

05 pwqd’y p’rylty byr ywk

buğday bärilti bir yük

小麦 被给了 一 驮子

06 pwqd’y byr c’m’ bwr

buğday bir čama bor

小麦 一 杯（?）葡萄酒

07 ṣ’q̇yṡy ’wẓ’

saqıšı üzä

数量 以

——————————————— σ

c)

08 ’wrwk şyl’h t’r q’ ’wn ywk

Örük Silaḥḍarqa on yük

（人 名）向 十 驮子

09 pwqd’y p’řylty

buğday bärilti

麦小 被给了

二、注释:

01. säkişon : < säkiz on（八十。OTG, p. 115）。

01. Ḍaw(u)ḍ Ḍärman : Ḍaw(u)ḍ 来自阿拉伯文 داود（dāwūd），为《古兰经》的故事人物，即安拉的使者之一之名（ZC, p. 384）。维吾尔族现仍延用此名字，即 داۋۇت（Dawut）；译文中音译为达伍德。Ḍärman：来自波斯语 درمان（darmān），是“药、药剂，治疗”之意（BHC, p. 1012），可能指达伍德的职业。译文中音译为达伍德・达尔曼。

03. Körpä Täkä : 是回鹘语人名。Körpä（DLT I, p. 439）指“夏季生的”人，Täkä（DLT III, p. 224）指公山羊（此处应指外号）；译文中音译为库尔帕・特喀。

06. čama : 可能来自波斯语 جام（jām），是“茶杯，酒杯”之意（BHC, p. 687）。

06. bor : 11 世纪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这样解释 بور（bor）“酒”。这个词在谚语中这样用：bor bolmažıp sirkä bolmaz“不能成酒勿当醋。这是青年人针对贪心的孩子们儿说的。”（DLT III, p. 119）。bor 来自中古波斯语 bwr（bor），指葡萄酒（ATG, p. 304）。

08. Örük Silaḥḍar : Örük 指 1.“编织品，编起来的东西”；2.（~ürük）“在一个地方停留一定时间”（DLT I, p. 7）。Silāḥḍar 来自波斯语（سلاحدار）是“指管理武器的官员，武装侍从”（BHC, p. 1370），该词也指“捧剑者，骑士、士绅”（Steingass 1892, p. 691）。译文中音译为羽律克・斯拉赫达尔。

三、译文:

向达伍德·达尔曼（Ḍawuḍ Ḍarman）给了八十驮子小麦。

向［　］sin 库尔帕·特喀（［　］sin Körpä Täkä）给了四十一驮子七凯弗奇小麦;（另外又）按计数给了一驮子小麦、一杯葡萄酒。

向羽律克·斯拉赫达尔（Örük Silaḥḍar）给了十驮子小麦。

虽然文书（A）、（B）有不同程度残缺，但是其内容仍能传递以下信息:

文书（A）和（B）所用的回鹘文保留粟特文的一些特点，字形与 20 世纪初发现于莎车的喀喇汗时期回鹘文文书之几乎完全一样。Marcel Erdal 在《莎车突厥语文书》中研究了 5 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和 1 件阿拉伯文突厥语契约文书。其中，回鹘文突厥语文书 I.‘Turki4+5’和 IV.‘Turki No.3’有纪年，即回历 473 年 5 月＝1080 年 9 月 19 日～10 月 18 日和回历 483 年 7 月＝1090 年 8 月 1 日～8 月 30 日（Orbeli 1961, p. 101, p. 103）。虽然巴楚回鹘文突厥语（或回鹘语）文书与莎车回鹘文突厥语（或回鹘语）文书格式、内容不同，但是其文字形式几乎完全相似。因此，我们推测文书（A）、（B）年代在 10 世纪末至 11 世纪末之间。

文书（A）、（B）中均记录小麦支出情况而支出量亦不少。这说明，当时巴楚一带社会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小麦为主要农作物；同时，小麦为当地居民的主食。除此之外，在文书（B）第 06 行的 bor（葡萄酒）一词能够传递，当时还有一定规模的且以葡萄为主的园艺业以及葡萄酒酿造。

文书（A）的开头残缺令人非常遗憾。第 01 行仅存有回鹘文献中表示可汗尊称用词 t(ä)ngri qutluğ（登里·骨咄禄）。根据 t(ä)ngri qutluğ 可推测，此文书很可能是官方粮仓账本残片。文书(B)同样也是物资支出账本残片,其性质亦同于文书(A)。

文书（A）属世俗文书残片，但文书第 35 行的阿拉伯语借词 mädräsä（经文学校）可传递巴楚一带伊斯兰教及其教育已有了一定程度普及的信息。

缩略语：

AHC: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教研室编《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 年。

ATG: 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Leipzig, 1950.

BHC: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波词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 年。

DLT: 麻赫默德 喀什噶里著《突厥语大词典》（汉文译本，共三册），民族出版社，2002 年。

Orbeli 1961: Joseph Orbeli, *Sinkhronisticheskie tablicy i evropeiskogo letoschisleniya*, Leningrad, 1961.

OTG: Marcel Erdal,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Leiden/Boston, 2004.

Steingass 1892: Francis Joseph Steingass, *A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892.

TYD: Marcel Erdal, *The Turkish Yarkand Documents*, Bulletin of the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LVII, 2, London, 1984, pp. 260-301.

UTIL: «شىنجاڭ ئۇيغۇر ئاپتونوم رايونلۇق مىللەتلەر تىل يېزىق كومىتېتى لۇغەت بۇلۇمى تۈزگەن: «ئۇيغۇر تىلىنىڭ ئىزاھلىق لۇغىتى»، شىنجاڭ خەلق نەشرىياتى، I توم 1990 يىلى، II توم 1991 يىلى، V توم 1995 يىلى.

ZC: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

【附注】

在《丝路中道名城据史德——图木舒克历史文物概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年）一书中，有涉及本文（A）、（B）文书的 4 幅插图：

①第 71 页右下角的“图木舒克发现粟特文 唐”插图，定名和年代有误；实际上，其为文书（B）的局部照，也就是文书（B）的第 01、02 行。〔图片２〕

②第 129 页右上角的“摩尼寺院遗址出土文书”插图，出土地点有误；实际上，其为文书（A）的局部照，也就是文书（A）的第 30-41 行；该书作者根据“有关专家考证”将坐落在距离图木舒克市北约 5 公里处的包尔其山南端（克克勒玛）遗址说成“摩尼教寺院遗址”（第 128-129 页）。此处所谓的“摩尼寺院遗址”，在 2011 年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重新认定，被定名为克克勒玛佛教遗址，时代暂定为唐至宋[15]。〔图片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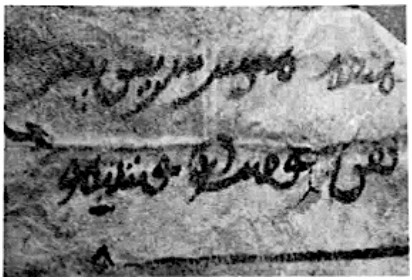
(15) 新疆文物古迹保护中心编：《新疆文物保护》2014 年增刊 1, p. 24。

③第 145 页右上角的“粟特文文书”插图，定名有误；实际上，其为文书（B）的局部照，也就是文书（B）的第 03-07 行。〔图片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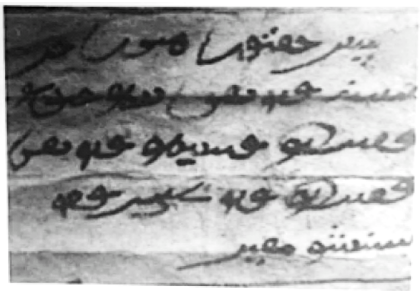
④第 47 页上端的“粟特文文书”插图，定名和年代有误；为文书（B）的全照。〔图片 4〕

〔图片 1〕“摩尼教寺院遗址出土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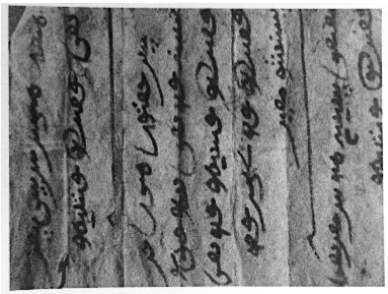
〔图片 2〕“图木舒克发现粟特文 唐”



〔图片 3〕“粟特文文书”



〔图片 4〕“粟特文文书”



Summary

Two Old Uighur Account Documents from Toqquzsaray Ruins in Maralbeši

Dilara ISRAPIL & Israpil YÜSÜP

An archaeological team of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al Museum unearthed more than four thousand items, including potteries, Wuzhu coins, coin mold, silk and woven textiles, as well as over 200 fragments written in Chinese, Kharoshti, Brahmi, Old Uighur, Arabic, dating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Song Dynasty (5th century AD to 12th century AD) from Maralbeši area in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This article is the first study on two (<A> and <B>) account documents found in Toqquzsaray ruins in Maralbeši. Fragment <A> was unearthed from Toqquzsaray ruins in 1979. It measures 70.8 cm in length and 13.4-13.8 cm in width and has 41 lines, currently preserved at The Museum of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under the shelf number 79B.T 采 14. It is said that fragment <B> has total 11 lines. It is said to be found from Toqquzsaray ruins, too, but it is not clear when it was found and where it is now.

A large number of non-Turkic/Uighur words (mainly personal names) made the interpretation work more challenging. The Old Uighur script preserved features of the Sogdian script ––– written from right to left horizontally ––– and is similar to the Old Uighur script of the Yarkand documents from the Karakhanid Empire found in early 20th century.

Though these two fragments are incomplete in different degrees, following information still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contents:

These two fragments differ from *The Turkish Yarkand Documents* in formats and contents, but they have similar word forms. So we can speculate that they date back to late 10th century to early 11th century.

Both fragments are accounts of wheat sales in large volume. This shows that the socio-economic pattern of Maralbeši area was dominated by agriculture, and wheat was the main crop. Meanwhile, wheat was the main food of local people. Besides, the word *bor* (grape wine) in line 06 of the fragment <B> reveals they had grape based horticulture and wine making.

According to the words *t(ä)ngri qutluğ* in the first line of fragment <A>, it can be speculated that these two fragments are pieces of official granary books.

Fragment A is a civil document, however, the Arabic word *mädräsä* in line 35 implies Islam and Islamic education had reached the region to a certain degree.